

# 浪跡天涯憶舊遊（一）

（本文另有插圖刊第3頁）

黃天邁

## 葉公超學貫中西

我認識葉公超是六十年前的的事了。那時候我二十歲剛出頭，差一年大學畢業。北京外交部招考額外譯員，我前往應試，俾被錄取，擔任英譯漢工作。額外譯員不需用到部辦公，領取譯件後私下譯好送部，按字計酬，每千字五元（銀元），一萬字就是五十元，當時算國內最高的稿費了。額外譯員隸屬條約司，司長錢泰（階平），科長陳雪村。一次陳科長召集額外譯員到部，協調華盛頓會議記錄統一譯名事，到葉公超、薛學海和我三人。薛留學美國，是袁世凱的女婿，人稱「駙馬」，盛氣凌人，看不起我這個毛頭小夥子，我未與攀談。葉神采秀朗，坦率健談，他大我三歲，彼此談話投機。我聽說他是廣東大儒葉蘭臺（衍蘭）先生的曾孫，交通總長葉公綽（遐庵）的令姪，家學淵源，中英文造詣都是上乘。我和他除在部偶有接觸外，無私人來往。日後我們在不同地區重聚多次，雖無同事及長官部屬關係，常有往還。他茹古涵今，學識豐宏，我獲益不少，成爲我生平誼友之一。

後來公超兄去英國，我去法國，睽違多年，直到珍珠港事變那一年（一九四一），我們在新加坡重逢。我在駐巴黎總領事任內，由軍事委員會借調，奉召回國，回國途中暫留新加坡負責聯絡星馬僑領。公超兄是中宣部駐新加坡辦事處主任。我們常常聚首，有時在福建僑領蕭保齡及潮州僑領曾紀辰的海邊別墅，有時在倫敦泰晤士報特派員湯姆森家或我家。每當酒酣耳熱，作上下古今談。我發現公超兄不但英文文學修養宏深，國學尤爲淵博，精於文史、詩詞、金石、書畫，多才多藝，我自愧不如。我們有不少共同見解與嗜好，緣分不淺。他在電臺用標準牛津英語廣播，修辭腔調極爲優美，僑胞及英國人同聲讚佩。公超兄風度翩翩，又富風趣，華僑少女們尤爲傾慕。有僑生娜俐小姐竟公開宣稱：「非喬治葉不嫁。」不料晴天霹靂，日本偷襲珍珠港，發動太平洋戰爭，海空軍向新加坡進攻，英國人招架不住。在空襲警報聲中，公超兄與我先後逃難到印度加爾各答。行前公超兄說：「日本敢將虎鬚，美國人力物力投入太平洋戰爭，日本必敗無疑。我國抗戰勝利也爲期不遠，真是一大喜事。」

新加坡淪陷後，娜俐下落不明。日本戰敗，新加坡收復，也杳無音信。我與公超兄談起，不知娜俐是否還是雲英未嫁身。公超兄說：「別後相思空一水，重來回首已三生。」（黃仲則詩句），不提也罷。」公超兄風流倜儻，是性情中人，雖有韻事流傳，往往落花有意，流水無情。即有紅粉知己，也推誠相與，絕無負心記錄。我因在印度有臨時任務，晚一年才回重慶，公超兄已調中宣部駐倫敦辦事處主任。勝利後他進外交部任歐洲司司長，後升任常次。我被軍委會借調，久假不歸，追隨戴雨農鄭介民兩先生，來往平津南京。公超兄與介民先生協議，要調我任外交部參事。王世杰（雪艇）部長誤會我有一「特務」色彩，猶豫不決。我怕公超兄爲難，告他不必勉強。隨後我應臺灣省主席魏道明（伯聰）先生之邀，來到臺灣。公超兄說：「外交官像劇中的鬚生，幹「特務」的像花臉。我希望你改唱鬚生，恢復本來面目。」我不同意他的看法。我說：「無論在外交界或情報機關，我都是書生本色，應該是鬚生。你豪情萬丈，跌宕不羈，倒像花臉，不過一定是紅臉。」後來公超兄歷任外

交部長、駐美大使，幹得有聲有色，也真像紅臉關公，我們常以此說笑。

公超兄在外長任內，又想拉我回外交部。我在國家安全局襄助鄭介民先生進行與越南情報合作，派駐西貢，一時無法脫身，算是第二次辜負他的好意。我在西貢工作六年期間，公超兄出任駐美大使（一九五八），四年後奉召回國，未再返任。我回國後（一九六二），得與公超兄深談。他傾訴胸中塊壘，自稱「演悲劇的角色」，苦吟莎士比亞名句：「I hold the world but as the world, a stage, where every man must play a part, and mine a sad one. (Merchant of Venice Act. I Sc. 1)」我對他說宦海升沉顯晦是常事，勸他達觀。

公超兄任外長時，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及對日和約，功在國家。他任駐美大使時，雖和甘迺迪總統有小誤會，但與艾森豪總統及國務卿杜勒斯魯斯克相處十分融洽，隨時可以見面，備受禮遇。後因外蒙入聯合國案，他主張彈性外交，違背最高決策，致遭罷黜。他羨慕古人的「先斬後奏」。我說沒有尚方寶劍就不能先斬後奏。大使代表國家元首，應遵循元首的意旨行事。「全權」僅是空銜。私人意見不被採納時儘可以攢紗帽，不能做一個「不聽話」的人。公超兄說他天生不是 yes-man，改不了的。他自己對部屬不嫌頂撞。外交部政次胡慶育、常次時昭瀛都才儲八斗，脾氣不小，跟部長爭辯到面紅耳赤是常事。公超兄總是虛心讓步。

公超兄晚年寄情詩酒書畫。畫蘭表露他的才

情，畫竹表露他的勁節。書法鐵劃銀鉤，挺拔俊逸，如其為人。他說：「我這個紅臉，過五關斬六將的威風已成過去。今後恐怕要演『走麥城』了。」幽怨傷身，他的健康一天比一天壞，朋友都為他揪心。人多以為他恃才傲物，其實他對朋友誠懇謙沖。有時難免有名士派頭，但不擺官架子。他看不起只會做官而不學無術的人。他常說某人只配做一個交際科長，某人只配做洋行買辦。除了賞識他的董顯光和王世杰兩先生外，他月旦當代人物，目無餘子，以致得罪了不少人。縱觀我外交界堪稱學貫中西的，只數得著二人：葉公超與陳之邁。陳恂謹而葉豪放，各有千秋。二人皆先後作古，舊遊寥落似晨星，回首前塵，空勞追思。

### 胡文虎富而好施

一提起胡文虎，就會想到虎標萬金油。胡氏確因萬金油發迹。他是福建客家人，在仰光出生。胡父業中醫，在仰光開設永安堂中藥舖。文虎與弟文豹繼承父業，立志以良藥濟世。南洋地帶濕熱，瘴癘肆虐，人多患頭昏頭痛。胡氏兄弟潛心研究，發明萬金油、八卦丹、清快水等外敷及內服成藥，能使人清涼爽快，成為華僑及當地土人旅行家居必備良藥。暢銷亞洲包括中國大陸，遠至歐美。世界上有華僑的地方就看得見萬金油八卦丹。各大城市都有永安堂分號。廣告說風行全球，並非誇張。

南洋富僑很多，但無人能比得上胡氏的聲望。原因是胡氏富而好施：辦報、興學、捐助慈善

事業。先後在仰光、新加坡、香港、廈門、汕頭等地發行星系報紙。如「星洲日報」、「星島日報」、「香島日報」、英文「香港虎報」、「星洲虎報」等，銷路很廣。胡氏又捐款興學，計劃在福建省辦小學一百所，在中國全國辦小學一千所。捐款中山大學、大夏大學、廈門大學、南洋大學、華僑中學等。在各地開設醫院、養老院、孤兒院，計劃在中國每一行省設醫院一所。各項計劃惜因抗日戰爭受阻。

一九三五年，在我駐棉蘭（荷屬蘇門答臘）

領事任內，華僑創立慈善協會，救濟貧苦無依的老華僑，苦於經費無着。正好胡氏在棉蘭設立永安堂分號，他親到棉蘭主持開業。棉蘭華僑為投其所好，派樂隊到碼頭歡迎，並開盛大歡迎會。中華商會會長致歡迎詞後，請胡氏演說。胡氏悄悄告訴我，他不善演說，請我代向僑胞致意。我問他是否也照各地永安堂開業時捐款慈善事業的先例，為棉蘭創立一養老院。胡氏慨允捐助五萬美金。我當場宣佈，頓時掌聲雷動。永安堂尚未開業，即捐出一筆鉅款，承諾之爽快，手筆之大，在南洋找不出第二個人。養老院成立後，大廳命名「虎豹堂」，中懸胡氏兄弟二人巨型玉照。院中收容老人四五十人。有人懷疑一個永安堂分號能賺多少錢，竟捐出一筆鉅款，說是胡家藉賣藥走私，發了橫財。此一傳說是陳嘉庚派惡意中傷，不足採信。

一次胡氏的坐車在新加坡往柔佛的公路上超越柔佛蘇丹的坐車，蘇丹以為大失面子，向法院提出控告，官司一直打到倫敦。胡氏委託英國名

律師四人辯護，結果蘇丹敗訴。胡氏不願與蘇丹樹敵，特為馬來人開設一家醫院，完全義診，蘇丹也就無話可說。胡氏在新加坡熱心公益，華僑、馬來人、英國人一視同仁。新加坡總督報請英皇授予胡氏「大英帝國勳位」。

胡文虎兩耳垂肩，相者說是大富之相。他常服參茸，不煙不酒，紅光滿面，精神飽滿。文豹酒量甚豪，一次能盡白蘭地一瓶。我在新加坡時被胡氏邀宴，文豹開酒，我甘拜下風。後文豹患風癱，先文虎逝世。文虎為視察業務，經常旅行各地，足跡遍中國亞洲及歐美各大城市。他先後受聘為國難會議會員及國民參政會參政員。他不做政治活動，但擁護政府，堅決反共，星系報紙都大力宣傳，向不受中共統戰誘惑。胡氏逝世已三十年，至今屹立香港之虎豹別墅及萬金油花園仍供人遊覽憑弔。萬金油八卦丹仍到處可見。教育及慈善事業的受惠人滿天下。

### 鄭天錫烹調聖手

鄭天錫(弗庭)，廣東中山人，在香港長大，留學英國，獲倫敦大學法學博士學位。鄭氏曾在倫敦及香港執行律師業務，歷任北洋政府大理院大法官，出席華盛頓會議及關稅特別會議專門委員、法權調查委員會委員等職，並兼北大、朝陽各大學教授。國民政府成立後，鄭氏曾任司法行政部次長、駐英大使、國際法庭法官。他與王寵惠(亮疇)羅文幹(鈞任)被稱為司法界廣東三傑。他是美食專家及烹調聖手。除至親好友外，知道的不多。他不同一般美食專家只吃不做。他

講究色、香、味，並精研原料佐料的質量。火候、烹調技巧及營養價值。他中年後發福，但身體健康，活到八十七歲。

鄭氏受英國教育，得其精髓，恂然儒者，有英國紳士風度，治學精深，做事穩健。民國二十一年任司法行政部次長時，宋慶齡等為被我政府捕獲之國際共黨間諜牛蘭說情，促司法當局釋放，部長羅文幹與鄭氏同時呈請辭職，以去就爭，經政府慰留。民國二十三年，鄭氏以特派委員名義，赴倫敦主持「中國藝術品國際展覽會」，極為成功。二十五年當選國際法庭法官。二十八年大戰爆發，國際聯盟解體，荷蘭淪陷，國際法庭也無法執行職權，鄭氏與各法官逃難，寄居瑞士。戰後鄭氏出席海牙法官全體會議，當選為國際聯盟清理委員會委員。三十四年返國，二度出任司法行政部次長。三十五年出任駐英大使，至三十九年英國承認中共政權止。他卸任後僑居倫敦，從事著述。著有英文「中國文化與藝術」、「孔子模型的中國」、「東方與西方」等。英譯我國民法及法院判例，並擔任美國律師辭典「中國法」部份主編。

鄭氏在海牙任法官時期，常到巴黎渡假，我陪他參觀博物院及吃海鮮。一次我在中國餐館「萬花樓」設宴款待，點菜後鄭氏由餐館老闆張南陪同巡視廚房。廚師廣東人，個性倔強，掌廚時不容人干涉。鄭氏和顏悅色，用廣東話與之交談，說某菜應如何做法，用何種火候，廚師知道遇到大行家，俯首聽命。上菜後大家品嘗，珍饈佳餚，確是高人一等。張南說：「可惜鄭先生不長

駐巴黎，否則必請鄭先生為本餐館高等顧問。」鄭氏一手訓練之廚師後被倫敦中國餐廳「杏花樓」重金禮聘，以廣招徠，享譽不下於「譚廚」。鄭氏居倫敦多年，英國友人多樂與交往，誠篤風趣外，兼有好廚房，以致座上客常滿。不少貴夫人向他索取食譜，鄭氏都用英文仔細寫出奉送。西方人不知吃魚翅，北歐沿海一帶漁夫往往將鯊魚翅拋於海中。鄭氏派人向漁夫洽購，物美價廉。後來中國餐館聞風往北歐搶購，漁夫們發了一筆意外之財。

### 張厲生擇善固執

張厲生河北樂亭人，早歲留學法國，在巴黎大學文學院聽課。他是我鄉先輩，也是學長。我到巴黎時(一九二八)，他早已回國參加革命軍北伐行列。他在巴黎時名星舟，北伐時改名厲生。他在巴黎加入中國國民黨，任歐洲總支部執行委員。同時中國共產黨周恩來、吳玉章、李立三、李富春等跨黨混入總支部，與張氏展開正面鬥爭。共產黨施其分化國民黨之伎倆，興波作浪。當年留學生及黨部開會，多租用咖啡店地下室做會場。國共雙方佩槍(手槍)實彈，如臨大敵，往往一言不合，即可大打出手。張氏堅決反共，對共黨毫不留情，大張縫伐。周恩來等人少勢孤，往往落荒而逃。

張氏返國後(一九二四)，參加革命軍北伐行列，出任王天培軍政治部主任。北伐成功後，出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秘書，膺選中央執行委員，後改任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黨政委員會黨

務處長。時北方動亂不安，張氏以先總統蔣介石的軍事代表身份前往安撫。他聯絡商震、宋哲元、秦德純、龐炳勳等，簽訂北方軍人公約，擁護中央，消弭禍亂於無形。同時整頓北方黨務及學風，績效卓著。

抗戰軍興，張氏由組織部轉任軍委會政治部秘書長，後調行政院秘書長兼國家總動員會秘書長。他起草國民大會組織大綱，首創區域職業並重制度，平衡物價，充裕資源，政績斐然。還都後出任內政部長及全國選舉總事務所主任委員。行憲後出任行政院副院長，政府播遷來臺，輔佐院長陳辭公規劃地方自治，實施耕者有其田。四十二年出任中央黨部秘書長。四十八年出任駐日大使，五十二年解職，四年後逝世！享年七十一歲。

張氏在抗戰期間著有「中國之民族思想與民族氣節」一書，引述歷代忠義之士及革命先烈的悲壯史蹟，發揚民族精神，激勵抗戰士氣。書中警句有下列二段：

「今後奴挾其方張之氣，憑凌中土。其民族性之機詐狠毒，又非他族所可比倫。鷹也吾能飼，虎也吾能養，惟有豺狼不可親，不可親則唯有格殺而已。」

「長城血戰，徒剩鬼燐，滄濱肉搏，唯存枯骨。吾人苟不思繼承前烈，收復故土，以慰諸烈士在天之靈，則無以生存於世界。神必殛我，無所逃罪。」

詞嚴義正，充份表露排斥主和奸佞及敵愾同

仇的氣概，不愧為燕趙慷慨悲歌之士。

張氏擇善固執，有為有守。他生平不營私，不用私人，對事不對人，往往因疾言厲色謝絕關說而為人所不諒解。河北同鄉因私人嫌怨或所求不遂而對其惡意攻訐者，大有人在。實則張氏對朋友謙沖有禮，絕無官架子。他在南京任內政部長及在臺灣任行政院副院長時，他乘座車在馬路上行駛，遙望有友人坐三輪車或步行，他囑司機停車，與友人打招呼，並問需否送到所去地點。百忙中如此週到，即令做作，官場中肯這樣做的能有幾人？

張氏不恥下問，在南京時他遇涉外事件，常徵詢我的意見。有時到我家便飯，必堅囑只備白菜豆腐，他立躬謹嚴，廉潔自持，深惡虛糜浪費。來臺後一次我陪他赴茶業鉅子李國居之約，在延平北路李家晚宴。李家大擺筵席，連上十幾道

名菜，張氏頻頻搖頭。他要我問主人可否上飯。我告李國居後，李誤會客人沒有吃飽，又連續上菜，始終未見米飯。後來張氏謝絕一切酒席，好友在家便飯又當別論。

張氏奉命使日，十分勉強。他在前述著作中稱日本人為倭奴，又說日本民族性機詐狠毒。日本人如見過他這本書，大可以不予提名同意。張氏以中央黨部秘書長之尊出使日本，當然受日本人之敬重。張氏以樸實誠懇作風，堅守國家立場。有人譏張氏為硬漢不懂外交，殊不知當時日本已與中共有所勾搭，我方豈可委屈求全取媚日人。張氏毅然請調回國，以作無聲之抗議，深獲親華日本友人之同情。張氏抱「豈能盡如人意，但求無愧我心」之磊落胸懷，不計毀譽，在當代官場中最高為突出，不為鑽營苟進的人所欣賞，自意中事。（待續）

# 中外文庫 同光風雲錄 邵鏡人教授著 定價台幣120元

本書記述清代同光兩朝人物，始自曾國藩，殿以袁世凱，評述曾國藩、胡林翼、左宗棠、駱秉章、李鴻章、鮑超、曾國荃、郭嵩燾、劉銘傳、岑毓英、聶士成、劉坤一、劉永福、馮子材、唐景崧、端方、張之洞、翁同龢、黃遵憲、譚嗣同、唐才常、秋瑾、丘逢甲、容闈、詹天佑、王闈運、康有為、梁啟超、章炳麟、嚴復、蘇玄瑛、劉師培、王國維、張謇、袁世凱等七十五人功過成敗及軼聞趣事，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，定價一二〇元款交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



①23年11月胡文虎(前排右二)與戴傳賢(右三)等在南京合影。

②45年葉公超(左三)訪問泰國時留影(文見第10頁)。

